

# 女道士的襪：渡水不生塵

葉輝

二十多年前寄居波士頓，跟詩友書來信往，說到周夢蝶，曾在信中對詩友說：「周氏有現代詩作，仍借屍還魂，借李商隱律詩的屍，還他自已現詩的魂……」據說每一本《還魂草》都附有李義山的《襪》：「常言聞說妃襪，渡水不生塵，好借嬌娥著，清秋踏月輪。」或可讀讀到底，原句「渡水不生塵」是一月中間，桂子掛成塵，而原句「渡水不生塵」則還原為「不見短髮影，清秋踏月輪」。

《襪》詩是寫給一個女道士的，蘇雪林在《玉潔詩話》說：「義山所愛之女道士姓宋名華陽，「因宋華陽為觀中規則所拘，不敢於晚間出門，十二玉樓不啻為水晶簾所隔。義山於極寂寞無聊中，只好想像她們在觀中賞月的光景，恨不借必妃之襪，使她們可以踏月而來……」

某日在波士頓讀周夢蝶的《重有感》，此詩副題剛巧是「借李義山詩題」，詩的第一節是這樣的：「久久，或更久久以前／是誰，偶爾拋下這句禪似的誓言／今夜，在那人的指尖上／開花了／花紅似血。汨汨的／夜以繼日／不出聲的流著／曾經射殺無數天下人的眸子的／亦曾為／天下無數人的眸子所射殺／生生世世生／那人的指尖上／歡！生生世世生／鳳仙花的幽怨」；這一節無甚出奇，只是圓熟得透了的周夢蝶而已，對於周氏的老讀者而言，基本上無甚驚喜。

所謂「襪」，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悟性，作者之悟未必是讀者之悟，一如對「那人的指尖」的理解，亦未必同與同源，只是一片無邊的感性，漸次證明——此所以謂之「悟」。早先日子以為「悟」字沒有多大厚度，常常說：「回頭覺悟。近日才明白，一個「悟」字，看似簡單，其實有

不少值得書來信往，不知疲倦地說詩了。

層次，也有「深」和「厚」的程度。

有時一落言詮，便了無餘味，只是一堆解說文字，未必觸及原義；「重有感」原詩，都說是詠史之作：「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寶融表已先關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畫堂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與周夢蝶所詩的「生生世世生／鳳仙花的幽怨」有何關係？

那只是借李義山之詩題發揮，第二節是這樣的：「天把樓梯高高的舉起來／樓梯把窗／窗把枕頭／枕頭把夜／夜把一髮香夢沉酣的黑髮／高高的舉起來／直到高過了屋頂／連煙囪甚至連絕望／都飛不上的去」；短短十行，真是險極了！險的是一氣呵成的意象，以及層層疊疊上去的節奏，一個不巧，便成堆砌。

好在作者是我們熟悉的周夢蝶。知之謂知之，若然不識夢蝶，多說也是無所謂。知夢蝶而不知義山，也極可能見其險而不知其所不險。所以說，一個「悟」字，包含許多讀書人與做人的歷程，一言不可說盡，也是悟者無法報告清楚的。十行詩，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字：「把」。天如何「把」樓梯，樓梯如何「把」窗，窗如何「把」枕頭，枕頭如何「把」夜，夜如何「把」黑髮……層層疊高，想深一層，倒覺得未必如此。

之所以險，是由於愈疊加上，愈覺內裡的挖深。不是上升，而是下沉，沉到底——故此才有「都飛不上的去」這一句。貌似「高舉」，實則「深挖」，簡直是一種文字魔術。如此說來，會不會像蘇雪林那樣強作解人，以為「悟」了，其實只是「不悟」，那就算了，反正再沒有多少人值得書來信往，不知疲倦地說詩了。

# 害怕情感

文潔華

已經有人責怪：「為甚麼您總不看Facebook，我們把你加進去許久，不看就不要問人家近況怎樣……」社交網絡造就了不民主的社會。

不看的答案很簡單：沒有時間，要做的事情多，不想每天花上兩個小時查看別人的生活。但真正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害怕情感；怕繁瑣心間的人事，特別是那些來去無蹤，或沒完沒了的關係。

不敢養寵物的原因也一樣，連植物都不想有一棵放在家裡。要安置一個生命的責任可以很沉重，怕他凋零，怕他寂寞，怕他不快樂，怕他滿足……在自己生命的早期便知道生離死別會令人很痛；一個冷漠的眼神，一副不尊重愛惜的神態，一段背叛的愛情，一份被出賣的友誼，還有一些因為經營不善而變質的關係，都曾叫自己心碎，而且它們都不由自主，最後決定還是輕省些好。

感情需要的時間不可定量，如今擁有的深厚的感情，都是在責任較輕的歲月時付出和培養的；不是天生的可人兒，便別妄想感情可以不勞而獲。可憐的境況是：每到一個地方，心裡便會盤算要認識多少個朋友，可以容納多少段關係；逗留一個月一年或一輩子，情況都不會一樣。

兩年前到美國芝加哥，工作半年，便不敢投入會導致難離難捨的關係，因為可能以後也不會再見，怕沒有條件培育而凋萎，但是別人卻不是這樣想。上星期回訪，曾經來往的人幾乎都出現了，盛情款待，遠道而來。人家的熱情照映了自己的悱惻，跟他們擁抱的時候知道，自己真是想和怕得太多了。

# 核能發電、中子彈不可或缺

范舉

經過勘探專家一年多努力，新疆準噶爾盆地西北的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最近發現亞洲最大的氧化鈾礦帶，儲量約四萬噸。據悉，該礦床的開發將有效地緩解中國鈾資源不足現狀。根據目前的勘查成果和進度，預計在今後三至五年內可新增氧化鈾資源量十萬噸以上。專家分析認為，這一鈾礦體產於火山岩體與二疊系陸相火山岩接觸帶附近，礦體延伸規模較大，同時伴生有鈾等工業礦產。

鈾是最輕的鹼土金屬元素，可以形成聚合物以及具有顯著熱穩定性的一類其價化合物，可以用來製造飛機上用的合金、核電站的核燃料防護管、倫琴射線管、鈾鎢合金、青銅、航空發動機原料、中子彈、小型原子彈、導彈、反輻射坦克等。它的最大性質，就是可以造成一面鏡子，反射中子，所以，要製造中子彈，必須掌握鈾的使用工藝技巧。

現在全世界的方向就是將原子彈小型化，用於戰術用途。鈾可以作為核子反應的減速劑，使原子彈的威力受到控制。由於中子武器已經在超大型核反應堆中，能夠殺人的無形。所以，抵擋中子的坦克車也已經在研究之中，也需要鈾。鈾還有一個特點，和其他高強度金屬造成的合金，即使在高溫之下，受到撞擊或者進行高摩擦運動，都不會產生火花，避免汽油的爆炸，所以，強大推力的飛機引擎也必須以鈾合金作為原料。中國空軍的引擎近年出現飛躍式的發展，和鈾合金的工藝技術取得突破很有關係。

在世界各種金屬元素之中，鈾的儲存量最為稀少，所以價格極為高昂。說來也奇怪，凡是世界上最值錢的礦物質，總是以鈾類聚，以共生的形式存在，鑽石、黃金、鈾、錳、翡翠、貓眼石、綠玉石、硫化物總是走在一起，找到其中一種礦藏，好像找到了一個路標，附近一定還有其他的稀有礦藏。

原來，上述的稀有礦物和地球上最早期的火山爆發所形成的岩層很有關係，並不是有火山岩的地方都會有上述的珍貴礦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古老大陸的地層，由於滄海桑田，最原始的地質板塊自上而下插入了一層又一層，把古生代的地質板塊攪起，讓地層上地層下。中國在地質研究方面，走在前面，過去，一直認為新疆的準噶爾盆地含有大量石油、石油、煤。今天，已經掌握了這個地區的找尋礦產地質規律，今後將會有更多的黃金、鈾、鉍在這個地區找到。所以，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全力開發新疆，就是看準了這個地區的豐富地下資源，可以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撐。

# 敬酒 詠嘆調

敬酒要把握尺度。網上圖片



日前出席一個微文頒獎宴會，剛開始，大家舉杯相賀，喝酒吃菜，討論文章，神侃天下，倒也自在。誰料酒才過一巡，敬酒便開始。由於我們是獲獎嘉賓，因而不少領導輪番來敬我們。為了表示對領導的敬意，故每有領導來敬酒，我們不約而同地起立，上身前傾，臉露微笑，目視對方，酒杯舉到眼睛高度，聆聽領導發表敬酒辭。有的領導敬酒辭簡短，對我們喝多少酒也沒硬性要求，這讓我們感到欣慰。可有些領導敬酒辭冗長，話中又有不乾杯就不敬之意，這讓我們誠惶誠恐，彎腰擡腿不得不捨命陪君子。如此這般動作重複了多回，腿也有些僵硬了，想就此坐下好好吃幾口菜。可這時又有資深文友提議要去回敬領導。

中國自古就有「禮尚往來」的優良傳統，身為文人更應發揚光大。於是只好附和，輪番去敬領導酒。由於我年長，在這次獲獎級別中也最高，於是



「勸酒」讓你傷不起。網上圖片

便推選為頭人先敬領導。可領導酒不是隨便敬的，除了雙手恭敬地端着酒杯，哈腰躬身，盡情表達一番人家對自己提攜、關照、厚愛的感激之詞外，還得按官職大小依次敬酒。我雖久經「文壇」，但對「官壇」涉之不深，知之甚少，加之對來敬酒的領導印象不深，特別對有張桌子幾位皆尊稱為「書記」的，更不知道怎樣橫向辨別他們之間的大小。只能憑眼力了。當我很自信地把一位方臉大耳、頭頂發亮的「書記」捧為「頭牌」，十分謙恭地先敬他酒時，不料卻遭到其他領導的白眼和嘻笑，我亦尷尬。悄悄問內情人才得知這位很有「福相」的書記原來是一領導小車的司機，在內地，一般駕駛員都通常尊稱為「書記」，因為他們手握方向盤，起「保駕護航」作用。酒桌上也往往與領導同席。為了不至於再鬧出笑話，我只得厚着臉皮請主辦方的一位秘書出面按官職大小依次介紹領導，介紹一個，我就走到這位領導身旁喝一口酒，領導隨意。如此，總算鬆了一口氣。

可接下來還沒完，回敬領導結束，文友互敬又開始了。雖然喝酒隨便了些，但形式卻省不了，又是自我介紹，又是互相捧場，不亦樂乎。等敬酒儀式差不多了，宴會也就宣告結束了。菜也沒品全，飯也沒來得及吃，就踉踉跄跄地起身回房。這裡裡是赴宴，分明是折騰。

似這種敬酒還是文雅的我，出席過多次宴會，有些敬酒更讓你受不了。曾經領受過一位鄉鎮領導的敬酒，當然他是一把手，在所轄區內有着很高的威望。給我們來採訪的小記者敬酒，要求我們先喝乾了自己這杯酒，然後再滿上喝他的敬酒，禮節上雖然行得通，但是座中有不少人不勝酒力，特別有女記記者不會喝白酒，他也要求人家喝乾了杯中飲

料，再倒滿白酒，出於領導面子，這位女記者只好從命。當他端着酒杯一揮手，說：「乾了……乾了！」女記者只是輕呷了一小口白酒，他就霸氣地說：「乾了！這不是毒藥！小年輕，學會喝點白酒不是壞事。你看我這麼大年紀都乾掉了，乾！」結果這位女記者剛乾了就一直奔衛生間去嘔吐。而我們去回敬領導時，卻又受到了不平等對待。要求我們輪流與大小領導乾杯，否則就是不敬。你想想，一個桌上少說也有五六個領導，他們喝一杯，我們卻要喝五六杯（其餘不是領導的可一起喝）。這種「地方禮節」讓我們這些酒量有限的小記者很難適應，想退卻卻被纏着脫不了身，只好勉為其難。其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的酒文化可謂源遠流長，不少文人志士寫下了品嚐美酒的詩文。如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月下獨酌》、杜甫的《飲中八仙歌》、蘇軾的《水調歌頭》、李清照的《醉花陰》等，同時還留下了不少關於酒的著作。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人類交往中佔有獨特的地位。酒文化可以說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無酒不成飯局幾乎成了一種慣例。敬酒也成為飯局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一種酒桌上的禮儀。但現在的一些敬酒真不敢恭維，有的敬酒成了勸酒甚至灌酒，為此還演繹出現代版的勸酒辭：甚麼「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萬水千山總是情，給點面子行不行」、「能喝兩兩喝半斤，這樣的幹部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培養」、

「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喝酒就得醉，要不多慚愧」……

敬酒本來是在酒桌上對自己或敬仰或欣賞或喜歡的人表達敬意的一種禮節，是出自內心的一種情感流露。但在時下，敬酒成為了人們尤其是男人們社交的一種普遍習俗，不僅是有工作需要的時候會吃飯敬酒，就是在平時大家聚會的時候也會敬酒，而且大多時候敬酒已經被勸酒、灌酒所代替。似乎想方設法讓對方多喝點酒，才能表示自己盡到了主人之誼，才能增進感情。殊不知這樣做雖然有其淳樸民風遺存的一面，卻也有一定的副作用。若多年未見好友在家暢飲，互相敬酒，一醉方休也情有可原。然親友聚會，商務宴請的地方是公共場所，敬酒就應有所節制，把握分寸，注意禮貌。若是一味勸酒，造成醉酒，則容易失禮、失態、失控，讓賓客雙方都感到尷尬，嚴重時會破壞整個宴會的氣氛。

由此而言，自古傳承下來的敬酒最好是與現代社交文明相結合，達到敬酒不勸酒大家隨意的禮儀新境界。

# 動物國手

楊振耀

「十二五」規劃為未來作了一個大概的勾畫，金融與服務業無疑是未來香港發展的重點，但作為一個國際都會，總不成只有這兩大重點及其配套的行業的人才可以在這裡大展所長，攻讀其他學科學生該總也有他們的「一顯身手」的位置。

知道近年對讀歷史或純理科學生人數有所下降，自然不無感嘆，但了解到總有人會把學習甚至追求學問與將來的工作機會掛鈎。這想法也許現實，亦無可厚非。如果純為個人興趣花幾年時間去修讀的選擇值得尊重，那麼亦不該批評比較功利的想法。

本地亦有不同的大學，不也因循近日英國《泰晤士報》評選的大學排行榜其所佔位置，先後作出回應。連學費最高負責人，因為要爭取研究經費與資源，不能擺脫名利驅動的「要求學生們不計較求學多年以後的出路無疑不切實際」。

不過大眾一窩蜂往最熱門的科系鑽亦不值得鼓勵，身邊常見不少修畢法律或會計的不願投身行業之內，原來花幾年時間只是為滿足家人願望的需要。相反的對某些科系因為本地不供不應求，結果學子要遠洋求學，本地大學也能提供學額培養人才，當然是值得高興與支持。

以城大將與美國康奈爾大學合作，自資成立動物醫學學院為例，就是宗旨良好。

過去修讀相關學科多到澳洲及英國，亦因如此往往令人以為是讀不成醫科的，或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的玩意識的獸醫，還研究動物疾病防疫與疫苗研發、對動物、畜及禽間的疾病互相傳播、公共衛生、及供食用的禽、畜及海產食品安全領域都涉及。這豈止醫貓救狗般簡單？

每次出動必可捕得十隻八隻返船寮浸拔毛去內臟，放大量薑、蒜、紅棗熬其大煲野鴿湯，喝湯吃肉美味又補身，曾有一晚吾等又如常捕鴿行動，剛巧碰着碼頭巡警，全部船員五六人被捕「請回警局問話：「你們帶那麼多大電筒隨頭底鑽甚麼？」白鴿響起我們的背後，翻出一隻隻鴿屍為之大驚：「你們深夜捕殺這些野鴿甚麼？知不知可以判你們有罪的？」幸得我們有人英語流利，表示我們是捕來吃的，全部美國警員面孔變色作異狀說：「你們中國人真野蠻，鴿子也捕來吃！」「吾等回答說：「只因民族習俗不同而已，如我們也吃雞鴨，每年也有狩獵雉雞野味。我們吃野鴿有何不可？我們也沒有說你們野蠻呢？」美警無言以駭，只得把我們放了，而此晚這一鍋熬鴿湯特別美味哉。

# 薑棗燉老鴿

杜亦道

對於吃某些禽畜之肉，如某些粵人吃貓狗，外國人或外省人提起便有鄙夷之狀大罵野蠻，但對一些禽畜吃或不吃，非關乎文化，而是該民族傳統習俗使然，如美國人不吃鴿子、斑鳩，但他們亦有跟歐洲祖先習慣，每年有人提籠槍打兔和狩獵雉雞、山雞，列為上品野味，專人專法煮而食之，還視作是貴族所為。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阿杜航海時曾專走美國俄勒岡州休倫市和日高松市定期班，每班船為日本餅乾廠去載運小麥，在美國維多利亞河之小麥倉裝貨，每趟停泊三至五晚，晚上如非到市區看電影購物，便多在碼頭區閒逛，小麥碼頭多散在地上之麥粒，吸引滿天野鴿飛來啄食，夜深了便聯群結隊睡在碼頭底之電線和欄杆木架上，港籍船員使用強光電筒照着這些半睡野鴿，牠們便不會飛，然後一隻一隻用手捕之塞入背袋，

今年印度文豪泰戈爾的一百五十年誕辰，也是他逝世七十周年，可是在華語地區並未見其比較大型的紀念活動，難道我們已將泰戈爾遺忘？

今年的「說影之花」影評人之選，以登徒之選《寂寞的妻子》（二九六四）壓陣，電影由電影大師薩耶雷執導，電影改編自泰戈爾的中篇小說《被毀之巢》（一九〇一），不難想像，泰戈爾所指的被毀之巢，當然就是象徵因為小叔與嫂嫂的感情，而陷於破碎的家。當中外在禮義與內在情感的衝突，確是東方兄弟的常見主題，即使小說《明堂兄弟》的現代男子，無所不可自由地談，但一觸及家庭關係與感情生活，豈會沒有傷害。終於丈夫離家而去，妻子懇求帶她一起走，不要撇下她，丈夫先是拒絕，想一想再說「來吧，跟我走」，妻子卻道「不，算了吧」。一個家被毀，陷於破碎，幾成定局。薩耶雷卻用了凝鏡，拍攝妻子向丈夫伸出手，凝在半空，丈夫尚未回過神，僕人站在遠處，面對靜止的時間與空間，我們陷入深深的反思裡，想到家的意義、倫理的抉擇、情與義的輕重。

《寂寞的妻子》是一部關於情感與距離的電影，我很欣賞電影一開首，不發一言，純粹用視覺交代妻子半天的優渥生活，在西式的房子裡遊走，而那天下午在她的婚姻生活中想必是不斷重複的。妻子雅好文藝，無所事事，與事業型的丈夫歸來，但即使一對夫妻在家，二人也沒有共同的話題。反之，小叔是一個年輕的作家，他是活潑的，浪漫的。電影中，妻子在盥洗間，對她的感情瀟灑，在丈夫與小叔之間徘徊，可是她想不到自己的感情，為自己帶來歡樂之時，也帶來痛苦，也因為逾越了定下的界限，扭曲了她自己的家。

# 寂寞的妻子

鄭政恒

「十二五」規劃為未來作了一個大概的勾畫，金融與服務業無疑是未來香港發展的重點，但作為一個國際都會，總不成只有這兩大重點及其配套的行業的人才可以在這裡大展所長，攻讀其他學科學生該總也有他們的「一顯身手」的位置。

知道近年對讀歷史或純理科學生人數有所下降，自然不無感嘆，但了解到總有人會把學習甚至追求學問與將來的工作機會掛鈎。這想法也許現實，亦無可厚非。如果純為個人興趣花幾年時間去修讀的選擇值得尊重，那麼亦不該批評比較功利的想法。

本地亦有不同的大學，不也因循近日英國《泰晤士報》評選的大學排行榜其所佔位置，先後作出回應。連學費最高負責人，因為要爭取研究經費與資源，不能擺脫名利驅動的「要求學生們不計較求學多年以後的出路無疑不切實際」。

不過大眾一窩蜂往最熱門的科系鑽亦不值得鼓勵，身邊常見不少修畢法律或會計的不願投身行業之內，原來花幾年時間只是為滿足家人願望的需要。相反的對某些科系因為本地不供不應求，結果學子要遠洋求學，本地大學也能提供學額培養人才，當然是值得高興與支持。

以城大將與美國康奈爾大學合作，自資成立動物醫學學院為例，就是宗旨良好。

過去修讀相關學科多到澳洲及英國，亦因如此往往令人以為是讀不成醫科的，或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的玩意識的獸醫，還研究動物疾病防疫與疫苗研發、對動物、畜及禽間的疾病互相傳播、公共衛生、及供食用的禽、畜及海產食品安全領域都涉及。這豈止醫貓救狗般簡單？

每次出動必可捕得十隻八隻返船寮浸拔毛去內臟，放大量薑、蒜、紅棗熬其大煲野鴿湯，喝湯吃肉美味又補身，曾有一晚吾等又如常捕鴿行動，剛巧碰着碼頭巡警，全部船員五六人被捕「請回警局問話：「你們帶那麼多大電筒隨頭底鑽甚麼？」白鴿響起我們的背後，翻出一隻隻鴿屍為之大驚：「你們深夜捕殺這些野鴿甚麼？知不知可以判你們有罪的？」幸得我們有人英語流利，表示我們是捕來吃的，全部美國警員面孔變色作異狀說：「你們中國人真野蠻，鴿子也捕來吃！」「吾等回答說：「只因民族習俗不同而已，如我們也吃雞鴨，每年也有狩獵雉雞野味。我們吃野鴿有何不可？我們也沒有說你們野蠻呢？」美警無言以駭，只得把我們放了，而此晚這一鍋熬鴿湯特別美味哉。